民國十三年
十月十一日印行

中國青年

中華郵局特准掛
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四十八期

告研究自然科學者……伯莊
「文藝復興」？……林根
非戰與革命……曉柳
學生運動……代英
農民運動之一得……小卒

每冊大洋二分國內一元寄足五十期國外一元寄足三十期

編輯者　中國青年社

通訊處　上海辣斐德路一八六號轉但一君

告研究自然科學者

伯莊

有些青年以爲經濟落後的中國，爲國際資本主義所威脅，所以發達新式產業與革命運動是應該並重的，因此他們對於擔任革命運動的人，雖然不加反對，自己却只專力於求新式產業發達，從事於自然科學的研究，不願以革命事業相擾。 這樣的說法是一般人迴避革命的口頭禪罷了，他們不惟沒有認清社會改造的根本，而且全盤托出了他們懶惰怯懦的心理啊！

人們的生活是依靠在物質基礎上面的，增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就是滿足了人們的生活需要，這樣的賜福人類的實際工件，誰也不敢反對的！ 但是，請看啊！ 姑且不說在現制度下你們努力的結果是少數人的恩惠，卽說歷史的演進形勢，你們亦未免太不知注意了。 歷史告訴我們說：每一個階段的生產方式，都擁有與他相適應的政治基礎，以保護他自身的發展，這是很的確的。 物質條件的進步，自然建築起適其存在的政治形式，而這個政治形式又確定只能保護這樣的物質條件的發展，絕不能適宜於另一方式的物質條件的發展。 所以凡是要求新階段的物質條件發展的人，如果不懂得下層構造的生產形式與上層構造的政治形式相衝突的革命時期到來，必不會懂得怎樣去發展他的新的物質條件，如果不肯幫助新的物質條件去衝破束縛他自身發展的保守勢力，新的物質條件亦不會安全的建設起來。 更明顯的說：每一個新階段的物質條件的降生，都是革命的功能，要建築任何形勢的新生產形式，必要推翻妨害他誕生的舊政治勢力。 革命的工作並是另外一部分人的專門事業，原來就是那要求發展新生產形式的人的首要職務，要求發展新生產事業的人絕不能將他自己的事業放下，而在這樣的事業以外去求分工。 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破了產了，現正存留着反動勢力

的封建軍閥，與獨占市場的國際帝國主義者束縛着內國的新的物質條件的誕生，如你們真有意發展新式的產業，必定要爲這新生的嫩芽排除橫壓其上的頑石、推翻束縛你們發展新式生產的舊勢力才是，而你們反說這是旁人的事，你們要與他們分工，去幹那「倘需待之將來」一的事業，這是最不懂得你們的使命啊！

要發達近代的工商業，要有以下的三個必要條件，即：(一)社會秩序的安寧，因爲生產事業是一種有秩序的事業，在工商業社會裏面，打破了地域的間壁，商品不能就在當地售盡，還需運銷外地；當地的原料不必即能足用，還要從遠道輸入；勞働者的安定；生產組織的安全等等，都要靠社會秩序不紊亂才行。(二)政治力量的保護，政治原是一種剝削他階級的勢力，掌握政權的階級，常常以此力量剝削另一階級。因之一個想建築自己的新生產形式的新階級，如果不能將政權掌握在手，則不能抵禦與之敵對的政治勢力的剝削，這樣便萬分的難望發展自己的經濟勢力，建設自己的生產形式。(三)國際競爭的優勢，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已將世界的經濟關係緊緊的連鎖起來了，沒有一個地方能豎起他的鐵牆，不受國際的經濟勢力的侵入。在這種武裝營業的場合中，只有能憑借超等的國家權力的工商業家，始能占有競爭優勢。只有自己的國家有完全獨立自主的權力，始能保護內國工商業家作國際的營業競爭，否則必然歸於失敗。發達產業要有以上的三個必要條件，試問中國現時那一個條件是備具了的呢？國際帝國主義者與軍閥相勾結，弄得大小戰爭不息，兵匪遍地，交通既爲之梗塞，勞働者又日擾於徭役的供給，生產組織橫招兵匪的擾害，社會秩序未得一日安寧，這是不是可以安然無慮的進行生產事業呢？治政方面的勢力，全握在軍的反動

閥手裏，橫征暴斂的敲詐人民，使工商業家由剝削得來的勞働者的血汗，都只有轉送與貪慾無厭的軍閥。 國際地位既已墜落於半殖民地之境地，國家無完全主權，關稅不能自主，原料可由外人强迫輸出，礦山鐵道航權，都被外人霸佔，工商家不得自國爲其後援，占不着營業、競爭的優勢，以致失敗的屢有所聞。 從這樣看來，在現在的中國那有立即發達新式產業的可能？ 你們要在這不可能的工作上去要求分工，只是自欺欺人之談，實際上不過表示你們不願意爲社會作工能了！

一切社會事業自然是多方面的，但社會自身是一個整個的機體，在歷史的某階級中這個機體會有一個龐大的勢力，貫注於各部，這個勢力就是籠照社會全部的一個壓榨的政權，我們改造這個社會，必先要改造這個勢力，纔是得其衡要的，其餘一切事業的改造都是枝節問題。 政治的力量既能束縛一切問題的解決，解決政治問題既是居於改造工作的第一步。他所需要的改造力量更特別的偉大，絕不是少數人所能勝任的。 作革命事業的人，知道這樣重大的工作，要有多數民衆一齊下動員令，而來協同工作方能成功的，所以絕不將這個責任委卸給別人，說甚麼應該分工。 如將這樣有民衆化的性質的工作，讓給少數人去幹，不惟不易使工作完成，而少數戰鬥員且可以在民衆不過問的狀況下面，變成了個人地位改造的投機者，故這種分工而不協作，不惟不能改造社會，將反增加了社會的病象。

中國的青年們啊！ 你們只知道社會改造有分工的必要，但你們還應該知道社會改造有協作的必要，更應該知道分工是有他的時間的限制與工作的區別的。 分工的作用只能適用於部分的事業，至於政治勢力的改造是必然要協作的。 現時中國惡勢力束縛了一切事業的

發展，所有工作的工具還在我們的敵人手中，這不是分工的時候，你們不應該只注意於狹隘的科學知識的求得，應該實行加入革命戰線上來，向一切反革命派手中奪回了我們工作的工具，然後再說分工的話！ 不然，那便是你們不肯擔任你們所負的歷史使命，將來即有一技之能，不是爲軍閥與國際帝國主義者作倀，也只能爲資本階級效忠。 這樣分 的結果，不惟不能改造社會，你們還要變成阻滯社會進化的罪人啊！ 中國的青年們，抖擻你們精神，來協作打倒軍閥與國際帝國主義的革命事業罷！ 實行到民間去，喚醒勞苦的民衆，預備將來實現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罷！

『文藝復興』？

林根

有人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新文化運動爆發，文學革命，思想革命，鬧得蓬蓬勃勃，這恰像歐洲『宗教革命』以後的『文藝復興』時代。 在當時，我們覺得這種說法似乎很是；然而到了現在，不免使我們大大的失望了！

歐洲當十五世紀中葉以後，脫離宗教神權的黑暗勢力，思想解放，科學，哲學，文學，藝術都一天一天的進步，浸假而成現代的文明。 所以『文化復興』這個名詞，是歐洲中世紀的人類，脫離黑暗而進於光明的記號。 這個名詞，在人類歷史上是極可寶貴的。

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思想界誠然受了一種强烈的戟刺而興奮起來，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之空氣，一時本甚緊張；而新文化運動一語，尤爲極流行的時髦名詞。 然而不上兩年的工夫，這種運動漸漸地弛緩下來，民國十年以後，就完全入於銷沉麻木的狀況；而最近兩年來則由銷沉麻木之狀況一變而爲反動復古的局面！ 這樣一來，新文化運動已宣告破產，

所謂「文藝復興」，不過是「曇華一現」罷了！

請大家看，現在反動的局面是如何：新文學，白話文是遭許多人的反對，而且被有些學校禁止了；一切自由解放的學說思想是被一般大人先生們所詬詆，認為非經背聖，罵為洪水猛獸了；男女交際，男女同學，男女戀愛等，統統被紳士老爺們目為大逆不道，而加以嚴厲的禁止了；三從四德的女誡，忠孝忍讓的信條，甚至讀經祀孔，帝制尊君的邪說，也都儘情的提倡起來了；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導，為統治階級馴養奴隸的基督教會在全國都兇猛的發展起來了；反對現代科學和物質文明，提倡離開現實生活，違反社會進化的『東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謬說布滿全國，尤其是將我們活潑純潔的青年迷陷于無底的深淵了；愚頑昏亂的思想之結晶的什麼同善社，佛教會，佛化新青年社等牛鬼蛇神的活把戲，遍城市遍鄉野的開演，而且博得無數的民衆之叫好與不斷的入夥了；習佛念經，靜坐修鍊之妄，流行於一般新式教育下之青年男女了；祈雨求晴，禁屠斷葷，設壇施醮，祀天禱神，朝南嶽，迎鐵牌……的種種怪劇，真令我們看足了！　夠了！　再也不必多舉了！　大家想想！　想這是怎樣一個天昏地暗的氣象！

因何原故而成此局面？　五四一舉，對外是被壓迫民族對國際列強侵略的反抗，對內是愛國青年對於軍閥官僚賣國之示威；如此，勢必引起封建階級——軍閥官僚等——和國際帝國主義者的忌視與壓迫了。　在因這次運動而激起思想界興奮之時，他們——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正是一天一天的勾結得密切，而對于這種文化運動不斷的加以或明或暗的威迫與利誘了。　他們勝利了，他們成功了！　他們的威迫，學潮一次一次的失敗了；他們的利誘

，收買了許多無恥媚外，甘為奴隸的走狗和爪牙了！　基督教救國的妄說大囂，教會勢力的狂飆猛張，這不是帝國主義者所豢養的無恥媚外的洋奴們的成績嗎？　反對新文化，提倡舊道德，壓迫學生運動，箝制自由思想，這不是全靠為軍閥官僚之走狗爪牙的紳士校長和聖人之徒的努力嗎？　迷惑青年的頭腦，消滅革命的思想之『東方文化』與『精神生活』的高調，不是完全出於一般趨炎附勢，結納權貴的紳士學者們的提倡嗎？　此外光怪陸離的迷信團體種種昏蛋的勾當，不盡是軍閥官僚紳士們的愚民政策嗎？　觀此，反動形勢之來，思過半矣！

青年們！　好個「五四」運動以後的『文藝復興』呵！

有熱血的青年們！　目前正是一個天昏地暗的時候呀！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思想革命』的曙光，正待你們的努力呢！

非戰與革命

曉柳

我們聽到『戰爭』兩個字，就要全身顫慄，就要口噤心悸，就要聯想到許多災害，罪惡與犧牲不消說，戰爭是一個極可咀呪的魔鬼。　我們要非戰；要大家聯合起來作非戰運動。

但是我們應該怎樣作非戰運動呢？　是靠小說月報出一本非戰文學號嗎？　是靠江浙紳士所呼號的和平公約嗎？　是靠何東，張紹曾所標榜的和平統一嗎？　這不是白癡或者患神經病的人，決不會有這種妄想。　然則到底怎樣呢？　我敢說，只有『革命』。　要消弭國內軍閥爭地盤的戰爭，須要有打倒軍閥的民衆革命，要消弭國際間帝國主義奪市場的戰爭，須要有打倒資本主義的世界勞動階級的革命，不然，只憑着吶喊幾聲『非戰』『和平』，任你喊破喉嚨，也是得不着半點効力，或者所魯迅君一樣，感覺着寂寞而不肯再喊了。

我說到這裏，別人一定以爲我有些滑稽了。革命不是要戰爭嗎？爲什麼反對戰爭而又贊成革命呢？

不錯的，革命也是要一種軍事行動。但這是短期的：是一勞永逸的，而且是爲着全體福利的。我們爲什麼惡戰爭，因爲牠剝奪我們的幸福，如果牠不剝奪我們的幸福，我們決不會惡牠。進一層說，如果牠爲我們求幸福，我們還應該很熱忱的歡迎牠。軍閥內閧的戰爭，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是剝奪我們幸福的，我們應該竭力反對。民衆革命，勞動階級革命，是爲我們求幸福的戰爭，我們應該歡迎，非但空洞的歡迎，且應該加入作戰，以期早日成功。我們的敵人打倒了，戰爭也就停止了。那時大家過着平等的自由的優美的生活，何等幸福啊！何等快活啊！聰明的朋友們，你們如非戰，便請你們仔細想想。

朋友們，這也是無怪你們籠統的反對一切戰爭，因爲中國十餘年來的戰爭，太使你們受苦了。你們的生命，快樂，都斷送於這槍林彈雨之中，全沒得着一些代價，於是你們遂感覺到一切戰爭都只有罪惡，一切戰爭都應該厭惡。我要問你們：美洲十三州抗英的戰爭，你們也反對嗎？林肯解放黑奴的戰爭，你們也反對嗎？布爾雪維克打倒資產階級而創設勞農政府的戰爭，你們也反對嗎？我想你們非但不反對，還應該表極深切的同情吧！那末，你們也就贊成革命的戰爭了。

朋友們，像我們這樣一聲不響的處在這萬惡的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刀俎之下，憔悴呻吟，遲早免不了一死，何如抖擻我們的精神，聯合我們被壓迫的朋友，決死一戰，橫豎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伈伈俔俔，苟且偷生，是最可恥的事情啊！朋友們，我們要反對戰爭，

但是我們也要爲革命而戰爭，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應該爲反對戰爭而革命。

現在簡單一句說：『我們反對戰爭唯一的策略，就是革命。』

學生運動

代英

我們在從前將放假的時候，曾經對於讀者提議怎樣做農民運動；在現在開學不久的時候，敢再提出我們應當怎樣做學生運動的問題。

愛讀「中國青年」的人，多半是在校的學生，若是大家能拿學生一份子的資格，去努力於學生運動，這一定是很容易有功效的事。

爲甚麼要做學生運動呢？ 現在的學生，或昏沉膚弱，消極而頹放；或固閉執拘，孤僻而怪誕；他們因爲受了父兄師友的蒙惑，或沉淪於無用的學業，或放蕩於濫調的文藝，等而下之，更有走入甚麼同善社，甚麼佛化新青年會等軍閥官僚所設的猪圈當中的。 這樣的青年越多，那便肯參加於羣衆之中，以反抗黑暗勢力的革命分子越少，他們甚至於有時還根本阻碍這種革命的進行。 因此，我們要求革命勢力的擴大，學生運動並不是比工人運動農人運動可以看輕的事情。 再進一步，學生運動有成效的時候，學生自身亦可以成爲一種革命的羣衆，而且他們又可以有力的贊助工人運動農人運動，以蔚成偉大的革命軍。

所以學生運動的目的：(第一)在使學生不受反動派的影響，而且使他們能接受革命的思潮；(第二)在使學生爲自己的利益而團結起來，以成爲一種對抗壓迫者的革命的羣衆；(第三)在使學生爲農人工人的運動努力，以引起爲自己的利益而奮鬥的革命軍。

怎樣做學生運動呢？

我們要多與一般學生做朋友，以聯絡他們的感情；有時我們亦須得代表着一般學生的利益，努力於各種改良他們生活的運動，以取得他們的信仰；這樣，我們爲他們所說的話，纔比較容易生功效。　一個被人信愛的人所說的話，常常可以比尊長嚴師還更有影響。　現在一般青年要人家相信他的話，却不肯先用一番力量去博取人家信愛的感情；他說得人家不能相信時，却一味只怪人家是不可救藥，這是如何錯誤的事呢？

若是我們願與多數學生做朋友，這只消我們改掉向來只好與幾個熟朋友周旋的弊病，把我們課餘或晚飯後的時間，專意去設法結納比較生的朋友便夠了。　普通的人，只愛與幾個最知心的朋友打做一團，所以他們不能得多數同學的了解。　現在只要設法去找較生的人，借着任何事情，或者利用各種機會，去搭訕着同他周旋問答起來，自然朋友的範圍便放寬了。　交結一個生朋友，通常都是很容易的；除了最少數荒謬的人，沒有人問他貴姓台甫而昂然不加理會的。　而且倘若我們有了同鄉或者別的關係，或者有時在朋友座次上大家談笑着，或者在同着走路或是乘車坐船的時候，更是容易找着談話的機會。　再不然，倘若我能在人家需要幫助的時候，告訴人家學校的例規，或者購買書物最便宜的處所，有時甚至於只要是代人家取一件物品，或付幾枚車費，便可以做我們結交的媒介。　新學生進校的時候，他們人地生疏，需要幫助的事多得很；做學生運動的人，不可不努力的捉住這樣個做學生運動的機會。

我們亦可以努力於改良圖書館，改良體育會，改良音樂會，改良學校火食與宿舍等事項。　各學校的預算，每每都有添置圖書或體育音樂用具的經費，然而學校因爲疏忽，或者是

有意的侵蝕公款的原故，完全不肯添置圖書儀器。 這宜乎由我們鼓吹同學起來，與學校負責人交涉，要學校將預算中款項拿出，由學生會主持辦理。 又有些學校，由學生每學期繳費於學校或校友會，名為圖書費體育費等；然而此款亦每被學校挪用，否亦易有學校中體育音樂器具為少數比較特別嗜好的學生所把持，多數出了費的學生無權享受權利。 這亦宜乎由我們鼓吹同學起來，整頓校友會，規定使用各項公物方法，務使此項權利，普及於全校同學。 火食宿舍的改良，我們亦宜乎提出積極的辦法，運動同學以與學校交涉，或收歸學生主持監督辦理。 這是學生更切身的問題，很多的學潮便是因此而引起的；不過以前大家只知消極的零碎的與學校為難；自己不肯負責提出積極的辦法，所以便是鬧風潮亦每不免於失敗，這是學生運動應當注意改良的地方。

我們亦可以與同學組織日記會，演說會，辯論會，旅行隊，讀書會等等。 這在一方可以因為這種組織，與有些同學發生多一層的關係；一方亦可藉此引誘同學與我們的思想相接近。 在論流閱看日記或讀書錄的時候，在輪着我們報告演說辯論的時候，在我們與他們自由談話的時候，我們可以常酌量情形發表些我們的意思，使他們於不知不覺間受着影響。

我們在不合宜的時候，不要說出甚麼主義；甚麼黨，亦不要說些過於駭人聽聞的言辭。我們要把主義的實質，就各種日常問題指示出來，使聽的人容易而且樂於承受。

我們亦可以與同學組織平民學校，講演團，以引他們為社會服役。 我以為還有比平民學校等更易做的：一則我們可以規定章程，招收校外青年組織足球籃球隊球等團體，在校內或校外附近場地中從事運動。 我們以此等體育引他們發生關係，在佳時令節便可以更進一

步與他們爲同樂會或旅行隊，使我們對他們更加多宣傳的機會。 二則我們亦可以設法參入校外附近平民薈集的地方，或因設立平民讀書處，或用義務教授補習的名義，或因訪問平民學生父兄，或因輾轉結納朋友，於是滲入民衆裏面，與他們爲親切的談話，這亦是比較易於辦到的事。

我知道讀「中國青年」的青年，都是熱心願爲社會效力的；現在你們面前便有這多應做的事，你們今天此時，可以有心做幾件這樣的學生運動麼？

我們亦願意在「中國青年」中間，聽見讀者對於學生運動的各項意見，而且亦願意大家提出各種疑難之點，與各種有價值的經驗，以爲參證的資料。

農民運動之一得

小卒

以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國，要想實現澈底的國民革命，非喚起這般佔多數的農民共來參加革命不爲功，這點理由，已無再說之必要。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只是方法上的問題。

中國的農民，一地方有一地方的情形，此中關係，複雜得很，所以運動的方法，不是採取一成不變的形式死板板地去施行；我們是應酌量情形，隨機應變的去運用，只要能使農民來上我們指示的軌道就是了。

下面我且供獻些關於我個人在暑假期內從事農民運動後所得的經驗及感想，拉雜述之，以備諸位同志的參考。

「怎樣能夠使得農民來和我接近」，這是農民運動入手的第一步。

在入手之初，我覺得農民對於我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疑懼態度（並不是疑懼我是革命黨）看見我，只對我表示些相當的敬意——點點頭——卽退縮而走，至多也不過再和我敷衍幾句：「近來可好」？「幾時回府」？……的話而已

這是沒有法子的。我又不能大聲去喊叫：「你們快來和我接近罷」！ 我只有脫去了這件狐狸皮——長衫——親造他們的田舍，在午後或晚上，訪之於他們的公共休息所（如閘門外，晒場，小店之類）向他們搭訕着說些奇異的新聞，有趣的談天（故事或傳說）以引起他們的興味。

以後他們見了我，不只是點點頭，而且露出黑漆般的牙齒微笑了，有時，也一個一個的走到我的家裏來和我談天了。 好！ 那末，我求之不得。 於是請茶，遞烟，很誠懇的對他們長談，從此，我的家裏大有座上客常滿，壺中茶不空之勢，他們在背後也都互相私議着說：『某人倒這樣的和氣』！ 『阿土，飯吃好了麼？ 到某人家裏去坐些罷』！ 於是他們都認我是他的朋友了！ 這時和我談的話，一變從前浮泛之言辭，而爲着實的痛語了，「生活艱難呀」！「佃租眞重呀」！「物價昂貴呀」！「鄉紳可恨呀」！ 都從他們的口中喊出來！

不消說這一來，我要說的話，他們既向我要求了，我就爲之痛快淋漓的詳述無遺。

以上是晚上和晝間的休息時間，我就這樣的利用。 在白天，他們都匍匐泥中各自工作去了，我呢，却轉而向賦閒的老農身上用功夫。 有人說我們只應宣傳青年農夫，因爲他們有血氣，富於革命性，固然；但是我敢說老農的革命性，也不比青年們，他們年紀老了，經驗多了，所受的磨折痛苦，眞也受得夠了，他們只苦於受得不明不白，無從訴說，所以我只

對他稍微一說，他們便氣得大蹺其鬍子，大發其老怒，大有把老命也不要之勢。 其次，大概一般老農，身體多已沒用了，在家閒暇無事，最喜歡坐在橋頭，對青年們說老話。 這一來，我不曾教出一班速成師範的畢業生，代我做那有不到地方的工作，有幾位穿半長衫的人們(粗通文學的村農)我尤其奉之如神聖，他們的心理，最喜歡充內行人的，於是他們就接受我盡量的宣傳了！ 而且也等於受了我的指揮，從事做我們宣傳的工作，

一月後的成績：(一)農民和我的感情，大半很融和了；(二)老農及和平長衣的村紳，對於我的話，頗有幾分信仰，農民對於自身的痛苦，確知是軍閥及外國人所賜的；(三)報名入平民夜校的人，新加了十四五人：(本村本有一所夜校，學生僅十八人)；(四)村農都極喜歡聽國內的大事。

我對於這一月的從事農民運動後的感想：

第一：我覺得畢竟農民是頂純潔的人民，我以極誠懇的態度對他們，他們無不報我以相當的信仰，(不若一般所謂已受教育的青年們，堅持着自己的成見，把人家極懇摯的話，當做耳邊風，而且疑神疑鬼，惟恐被人利用)。 使我感着十二的快感，鼓起十二分的勇氣。

第二：我覺得當現在宣傳時代，青年農人固然要注意；老成持重，素有人望的老農和村紳，也不可不注意聯絡，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三：我覺得純用談話式的宣傳，其効力比集會式的宣講要大得許多，但在這一月裏固能使農民不生厭倦，恐怕日子一久，則利用留聲機影戲等的工具也必不可省了。

這種東西，在鄉間不多見，極有號召能力，）

第四：我覺得使農民最感痛苦的，莫過於經濟壓迫。若教以相當的經濟狀況上的改善，他們必非常信仰，雖使其赴湯蹈火，他們亦在所不辭的。

第五：我覺得使我最感困難的，就是同志缺乏，大有力不勝任之慨。此又我只是一個人，而農民則散處各地，使我不得不棄少就多，棄遠就近，尤感困難的，是只好孤行我事，無討論切磋的人。（本村受教育的青年，雖有十一人，而五人入山避暑，其餘六人，我有暇時也曾登門拜訪他們，誠意對他們宣傳，但他們都給我一個口頭的表同情，送我一個「愛國男兒」的尊號。請他和我即去實行，他們都回我一句：「敬謝不敏」！（但我還是繼續對他們宣傳，不過在今天以前我還是不能相信他們已澈底了解）

第六：有幾位極有資望的耆紳宿儒，他們一舉一動，能使鄉人受極大的影響，如果他們能贊助革命，來加入我們的團體，那末，我想農民運動的速率，就要加上數倍；但這些宗法社會的遺孽，大都是木頭一般的腦子，要宣傳他們醒來，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啊！

拉拉雜雜地，說了一大堆，不知讀者對於我這孤軍式的運動，有什麼感想，若加以指正討論，自是尤所欣幸！

一三，九，二二，在橫河敬德學校

我對於小卒君這樣的努力，十二分的表示敬意。我希望一般在放假期間，只知入山避暑，或懷疑農民運動不肯勇敢進行的青年，讀了此文能加一番反省的功夫。

我以為小卒君能自己走到農民中間去說新聞故事，這辦法是好的，但是談話的最重要的部分，最好是詳細詢問他們的生活狀況，引導他們向我們「說家常」，然後就他們自

己所說的材料輕輕指點他們。不可使他們多聽話，還須使他們多說話，因爲這樣便容易使感情更加融合。而且我們要與談怎樣改良農民生活，只有先經詳細詢問，纔不至於說些膚泛抓不着癢處的空話。就我最近在[illegible]江鄉村中的經驗，亦覺農民容易說動。

我以爲最要不僅在使一般農民知道自己的痛苦，我們應告以各種切實可行的能救濟這種痛苦的政策，使他們知道這種政策只有能與外力，軍閥，惡劣官紳相抗鬥的革命政府纔可以辦得到，使他們爲了這，贊助而擁護革命的行動。革命政府是應當爲農民講求水利，輔助改良農事，以減少災歉，加增農民收入的；是應當改良租稅制度，免除貧農租稅，取銷惡劣的釐金鹽稅，以減輕農民負担的；是應當爲農民籌設生產消費合作事業，以免貧農受商人剝削的；是應當爲貧農解除債務（於必要時政府或代爲淸還債務），且酌給以補助費用的。爲做這些事，中國並不是沒有款項。中國每年賠還給外國人的一萬三四千萬元，養兵的二萬餘萬元，此外國稅爲軍閥官僚搜括以存於外國銀行的，公款爲濫紳士中飽於自己私囊的，還不知其數。革命政府要清理出這些款項，爲一般人民做正經事情。這樣的一類話，若能參酌本地情形指示出來，是很有足以引起一般貧農的力量的。革命應當是貧農所要求，本不是耆紳宿儒所要求的；所以我以爲還是切實爲貧農說法的好。我們並不是要他們因相信耆紳宿儒而相信革命，何況耆紳宿儒亦不會幫助我們的。

代英